

台湾最言情季——

护花郎 (上)

卫小游 作品

冥冥中似乎有一种命定的力量。
注定他这趟跨海遣唐之行是为了结识这个“男孩”。
然而，那真的只是单纯的友谊吗？



凤凰出版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台湾最  言情季——

护花郎 (上)

卫小游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护花郎 / 卫小游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399-4035-9

I. ①护… II. ①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5477 号

书 名 护花郎
著 者 卫小游
责任编辑 姚 丽
责任校对 姜圣慧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80 千
印 张 13.5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035-9
定 价 28.00 元 (上下)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章之一 别离曲

日本奈良时期元正天皇养老元年(公元717年)

愿尔渡海如履平地
居船上平稳若山
四船联翩,风浪不惊
不日平安归航

在六月的季候风开始由东北向西南吹拂着日本海之际,停泊在难波城(大阪)港埠的四艘海舶已经做好出航的准备了。

港边,元正天皇的敕使正率领着大臣为这一批将要为日本国带回更多大唐文明的遣唐使送行,一旁的侍臣们唱着送行的和歌。

系在桅杆与船舷的五彩丝带在歌声中飘飞,充满喜庆般的缤纷色彩。

这批早在一年前即由天皇亲自任命的大使、副使、判官、留学

生、学问僧，以及航行所需的相关随行人员，包括医者、主神（祭司）、阴阳师、船师、水手等，共有五百五十七人。

距离上一次派遣使者到大唐帝国，已经过了十五年；这期间虽然陆续有短期停留唐国的使者回到日本，但大唐的文化仍然被日本君臣上下深深着迷。遣唐使所带回来的经书、典籍、佛像、律典等一类文物和音乐、绘画等文化艺术，似乎是不嫌多的。

由于出使长安的费用太过昂贵，因此此番再度出使大唐的计划，已经筹备了三年之久。好不容易，成行的人员都任命好了，所有预计花费的费用和将要送给唐国天子的礼品也都准备齐全，就等这一波来自北方海洋的季候风吹起，让船帆满涨，启航南方。

使团一行人稍后将先前往住吉大社，祈求住吉大神保佑海上平安；再经住吉细江抵达难波津，通过濑户内海至九州博多，最后由博多正式出海。

幸运的话，约略一个月的时间便可抵达大唐的扬州，并从那里取道运河直接进入长安，一圆他们的留学之梦。

然而，由于过去出使大唐的使团曾经多次遭遇海难，因此虽然被选任为使团一员是件极其荣耀的事，但使团成员的亲人们仍然聚集在港边，依依不舍地与亲人话别。因为，也许这是最后一次与亲人见面的机会了。

此行倘若遇上了海上的风浪，幸运一点，仅是流落到不知名的异乡；不幸的话，可能就此葬身大海，再也回不了故乡。

尽管如此，使团的成员们依然憧憬着能够亲眼见到长安这座世上最繁华的城市；因此，他们脸上的表情看起来依然是兴奋的。

不久，即将出航赴唐的使臣们陆续登上海船。这些船只是由

以造船工艺闻名的安艺国(あき广岛)所造的大型木造帆船,每一艘大约可以乘载一百多人。

此次遣唐,除了正、副使和一些僧人之外,还有一批极为年轻的留学生。

其中一名留学生模样的少年已经与家人话别结束,跟着众人登上了船。

就在此时,远处一名穿着木屐、梳着两条小辫的女孩正匆忙地跑向港边,两只乌灵灵的眼睛惊惶地张望着,直到她看到那名倚在船舷的少年,眼神瞬间亮起,连忙大声喊道:“恭彦!”

那名穿着黑色衣裳、腰间系着蓝色织带的少年往女孩的方向望了过来,原本撑在下巴上的手掌讶异地松开。

由于大船已经缓缓移动,他急忙跑到船尾,对着女孩用力挥手。

“小晶!”

“恭彦!”女孩再度大声喊道。“我、我带了东西要给你!”她一边说着,一边伸长短短手臂,想将手上的物品交给船上的少年。

无奈船已离岸,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远。

少年缩回手臂,解下自己腰间的织带,顺着风势掷向女孩,高声喊道:“别哭,小晶!我很快就回来的,要保重喔!”

可女孩已经满脸泪痕,她接住那条蓝色的腰带,逆风大喊:“恭彦!你一定要回来喔!你答应过我的事,一辈子都不可以忘记喔!”

使团的海舶逐渐驶向内海。

少年挥了挥手,眼色温柔地看着女孩。“嗯,再见!”

“接住这个，恭彦！”伴随着一声提醒，包裹着石头的小方巾被抛向船板。

少年接住那个临别的礼物，听见女孩挥别道：“愿住吉大神守护你、愿观音佛祖守护你、愿所有神明守护你！海上平安！”

少年拆开方巾，拣出石块，看见了那用丝线绑住的护身符，是专门守护海上船员的住吉大神的御守。

其实，这四艘船等会儿都会先开向神社，好在出海外前能先祈求住吉大神的保佑，船上也有神社的祭师随行，然而他仍紧紧将护身符握在掌中，仿佛那是个稀世珍宝般，要一辈子收藏住。

对着女孩咧了咧嘴，想再说一声再见，但突然扬动的船帆发出轰隆的声响，盖住了他的声音。他只好用一抹爽朗明快的微笑代替最后的道别，同时将女孩的身影密密地用眼神镂刻在心底。

再见，小晶。

再见了，日出处的大和家园。

再见、再见了……

序章之二 初相逢

东海大唐开元五年(公元 717 年)七月

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开元初，又遣使来朝。——旧唐书·列传·东夷·日本国

黑暗海面上几乎无法分辨方向。

夏季的海上暴风雨打乱了预计的航向。一艘商用海舶上，船员们正奋力划桨，在老船师的指示下试图穿越海上恶浪，将船舶驶向安全的港埠停泊。

全身都湿透了的船员们在甲板上匆忙来去地吆喊着，没有人注意到在船尾处，一名戴着毡帽的秀气男孩双手攀着船舷，眼睛专注地凝视着遥远的某一方。

夜黑，再加上风暴，使得这片距离陆地尚有一段里程的东海

宛如贪婪的野兽。瞬间刮起的暴风打乱了他们原来的计划，让原本要驶往明州的船舶被大风给吹离了原本的航向。

幸好大唐的船师极为熟悉这一带的海域，面对这样的风浪，早已处变不惊。双桅的船帆早早已经收起，此时全凭航海的老经验在引导着他们。

听船员们讲，他们将改在扬州城的港口登陆。

第一次出海就遇见这样的景况，换了是一般人，大概早吓破了胆。

比如说，搭乘这艘船顺道返国的商旅们，此刻就躲在船舱里，抱着自己从南方搜购回来的珍宝，簌簌发抖哩。

他当然也怕，不过只有在一开始时稍微担心了一会儿，一等他发现这艘大型商船其实坚固得足以对抗这夏日偶见的海上风暴、船师也有足够的经验可以引领船只安全登陆时，他就没那么怕了。他们会平安的。

不想躲在船舱里看着一堆晕船的船客狂吐，他悄悄离开船舱，来到船舷边，避开忙碌的船员，以免打扰他们的工作。

尽管全身被雨水淋得湿透，可是他却欢迎这样的不舒适。

毕竟，天晓得这辈子什么时候才能再经历这么一次海上惊魂呢。

他带着好奇的目光，贪婪地饱览眼前的一切。

暴风雨、滔天巨浪、健壮的水手们、阉黑无光的海面……多令人激愤的景致啊。这对从不曾出海的人来说，可不是惯见的……果然，缠着小舅舅一起出来这一趟真是对极了。

享受着有些刺骨的冷雨打在脸上的滋味，视线从水手身上再

度转回漆黑的海面上。半晌，他眯起眼，视线投向海上的某一定点。

“你果然在这里啊。”一道低沉年轻的嗓音自身后传来。

男孩转过头去。“小舅舅。”叫唤的对象是一名穿着深色长袍的年轻男子。

“你爹要是知道我让你在外头吹风淋雨，我就死定了。”年轻男子苦着脸道。

男孩咧开嘴。“不会的。”不待男子挑眉询问，清澄的童音笑出声。“你才不会讲出去哩。”

男子笑笑。“你确定吗？说不定我会喔。”

再度露齿一笑。“不，你不会。”

“说得好像比我还了解自己的样子，十足自信哪。”说笑间，来到男孩身侧，摸了摸男孩湿透的毡帽，忍不住还是蹙起了眉。“风吹够了没？去换件干衣裳，免得真受寒了。”

“唔。”男孩目光早早掉转回到海面上，盯着先前吸引他注目的那一块海域。果然，又出现了。

见男孩没有离开甲板的打算，男子欲开口，但男孩却先出声道：“小舅舅，你看。”伸手指向黑暗的海面。“那里。”

“看什么呀？”男子视线随意扫去。

“那里。”男孩再次强调。“你看那里是不是有光？”

“光？”男子笑道：“祝儿，现在可是夜里啊，又刮着风雨——咦……”他的声音消失在喉咙里，惯性慵懒的眼神转为严肃，与身边的男孩一同看向不远处的海面上，那发出一点一点闪烁光亮的地方。

“那是什么？”男孩好奇地问道。海上怎么会有火光闪烁，一会儿亮起，一会儿又消失？刚刚他就看到了，是星星吗？

“是求救的信号。”男子抿起松懈的唇。“有船遇难了。”

他们遇难了！

三天前，他们与其他三艘遣唐海舶分散不久后，就迷失了方向。

虽然船上有着船员和水手，但是因为对中国海域的洋流和风向不够熟悉，所以没有多久就随着海流漂流直到现在，又遇到了海上风暴，在迷失航向的情况下，要顺利找到长江口登陆，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这艘海舶上搭载着副使藤原马养大人和几个留学生及僧侣，大家都是拼了命地想完成这趟遣唐任务。

为了怕在航程中出了意外，两位大使与副使是分散在不同海舶上的；毕竟若真遇了难，哪怕是只有一艘使船顺利抵达长江口，也是好的啊。

尽管如此，怀着对唐帝国的向往，带着天皇和家人的期待与祝福，踏上这趟危险的旅程，难道今天就要葬身在这无情的海上了吗？

破坏力惊人的巨浪一波波袭击着甲板，让整艘船剧烈地晃动起来。

虽然船师和水手们还试着在风暴中稳住船身，但在海上迷失方向的船，恐怕撑不了多久就要被这片大海吞噬了。

没有时间向神明祈祷了，在副使的命令下，使臣们纷纷将灯油

淋在火把上，向漆黑的大海发出求援的讯号。

但等待了好一段时间，全然没有传来任何救援的回应。

由于所有船员正努力稳住船身，不让大船翻覆，使臣们为了一线的生机，纷纷高举火把，好让更远海上的船只能够看到遇难的他们，进而前来相救。

危急中，一名少年带着淋了油、以免在雨中熄灭的火把，沉默地爬上桅杆。

他脚下滑了几次，差点摔出船，但仍然尽力往上攀爬，直到来到桅杆高处；他点燃两支火把，向上天祈求有人能够回应他们的呼救。

住吉大神啊，请守护我大和子民，祈求您护祐我等使民平安。

住吉神社的护身符正挂在他脖子上，贴住他狂跳的胸口。

小晶……他想起女孩红扑扑的脸，胸口不觉紧滞。

狂风巨浪有如地狱恶犬威胁着要吞噬他们所搭乘的大船，而黑暗海面上，他什么也看不见！

好几次，在船身剧烈晃动时，他都差一点就被震飞出去，火把也被雨水浇熄好几次，又拼命重新点燃。

为了抓稳求救的火把，他用一条粗绳将自己牢牢地绑在船桅上，两条手臂尽力地在风中挥动。

确定是遇难了，但他不能放弃最后一丝希望。

他想去大唐，去见见世上最繁华的都城长安；他想要学习好多好多新的知识；他还有好多梦想，他们不能死在这孤寂的海上。

当火把熄灭时，他再度用揣在怀里的火石点燃火把。

黑暗中，交错的火光闪现海面上。

仿佛过了几个世代那样久，他的眼睛被雨水打得几乎睁不开。也就在这个时候，他似乎看见了远方海面上，火光燃起，遥遥呼应着他求救的信息。

是眼花了吗？他勉强揉了揉双眼，再张目一看。

黑暗中，难以判断距离，但真的有火光……甚至……还有一艘船正试着穿越咆哮不已的风浪，逐渐接近他们。

能得救吗？他握紧火把，不让那希望之火熄灭。

“あきら(晶)……”清醒过来时，就看见一双像宝石那样闪亮的眼睛。

他呻吟一声，听见那宝石眼的主人道：“啊，你醒啦。”随即跑开，朝外头大喊：“小舅舅！快来，他醒了。”

他醒了？他昏睡过？一时间理不清发生了什么事，他试着坐起身，头部却传来一阵刺痛，他呻吟地倒回榻上。

唔，好痛。他闭起眼，双手抱住头，意识到头上似乎缠了几圈布料。

他受伤了？发生了什么事？

恢复意识后，逐渐知觉到几件事——

首先，他没穿衣服，毛毯底下的身躯是赤裸的。

其次，他正躺在一间舱房里，这间舱房比他原先住的底舱更舒适、明亮一些，而且……好像是藤原大人专用的船舱？他怎么会在这里？

还记得先前他们遇上了暴风雨，船只差一点翻覆……而现在，船身似乎平稳了一点，不再剧烈晃动。他们脱离险境了吗？

学了一回乖，这回，他很缓慢地从床上坐直身子，一张厚毛毯盖住他下半身，转头瞥见一套放在床边的衣物，正要伸手去拿，舱门突然被粗鲁地打开，他缩回毯子底下，抬头看见先前那双宝石眼。

原来是个男孩，活蹦乱跳地拉着一个高大清瘦的年轻男人走了过来。

“快！小舅舅，快替他看看。”

“急什么呀，我总会看的。”

“怎么不急，他都昏睡了大半天耶。你快看看他脑袋被撞坏没有，说不定被那根倒下来的桅杆一敲，已经变成傻瓜了。”

“是有这个可能。不过也得等我看过才能确定。”

“那就快看吧。”

甥舅俩一人一句，聊得好不愉快，全然没有发现裹在毯子底下的少年正一脸惊讶地看着他们。

是了，先前怎么没注意到呢。他们……这两个人穿着唐国服饰……他们说的语言是带着唐音的汉语，他们是大唐的人！

男人走近床铺，一双温暖的大手轻轻碰触他额头。

少年讶异地张开嘴，却没有呼喊出声。看得出来男人正在诊视他。他受伤了，因此他保持安静。

“祝儿，转过头去。”男人在掀开毛毯、做进一步诊视前突然说道。

“不用麻烦，我都看过啦。”男孩飞快地回嘴。

“被看过”的少年耳根瞬间涨红时，男人注意到了。

“噢！小兄弟，你听得懂华语？”男人掀开毛毯，仔细检查过少

年全身的骨骼，确定没有其他伤势或因内伤而出现的瘀血。

他点点头，试着以生硬的汉语道：“是的，请问两位是……”

先前那声称看过他全身的男孩，不知何时来到床铺旁，一双如宝石般的双眼滴溜溜地看着他。“你会说华语啊，那太好了。你会不会头晕？会不会想吐？会不会全身酸痛？会不会……”

“停一停。”男人好笑地阻止甥儿一连串的问题，将毛毯盖回少年身上，同时好心地将一旁的干净衣物拿来放置在床上，对少年道：“因为先前你全身都湿了，怕你会染上风寒，所以替你脱下了衣服。你先换上干净衣物吧。”稍微挪身，挡住身后男孩好奇的视线，叹息一声。“祝儿，是你是大夫，还是我是大夫？”

“当然是你，小舅舅。”被挡住视线，有些不满的男孩探头探脑，就想一窥究竟。讨厌！被挡到，看不见了啊。

“那能不能麻烦你去把我先前让人煎的药给端过来？”

“当然可以。”不过有但是。“可小舅舅你如果只是想借机支开我，那可就不行。”说着，硬将一颗小脑袋从男人身后钻了出来。“呀，你穿好衣服了！”动作真快。男孩露出失望的表情。

少年回以虚弱一笑，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才好，双手没停下绑紧衣带的动作。

只见男孩一连串地劈里啪啦又道：“我叫吕祝晶，是我最先发现你的喔。当时在船桅上挥舞火把的就是你吧？你叫什么名字？”

男孩讲话速度很快，少年捕捉住那些发音，试着了解他的意思。

虽然他在国内学过汉语，但平时能用上的机会并不多，因此在实际交谈时，他的反应还是慢了一点。

吕祝晶……是他的名字？迟了几秒钟后，他缓慢回应。

“我叫いのうえ やすひこ（井上恭彦）。”

“伊诺……伊诺屋耶…亚苏西口？”男孩试着模仿少年的发音念着他的日本名字，念了几次才觉得顺口。

“汉语的话，应该是这么念的——井上恭彦。”少年将自己的日名转译为汉语的发音，再说了一遍。

“井上恭彦。”吕祝晶飞快地念了一遍，随即笑道：“这好记多了。”

少年再度回以一笑，同时猜测着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想从恩人的对话中厘清始末，但脑袋实在不经用，一动脑就痛，仿佛曾经遭到重击过。

他脸上闪过痛苦，仍勉强地爬下床，对着救命恩人拱手行礼道：“我想应该是两位大德救了我，ありがとう，谢谢。”

他缓缓想起先前的事。狂风暴雨中，有一艘大船回应他们的求救信号。

他不记得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但记得在大船靠近他们之前，他正打算爬下桅杆；而后，是一阵惊慌呼喊，接着他便失去了意识。他猜想或许是断裂的船桅压到了他，只是不确定当时究竟是什么状况。

“啊，你做什么？赶快起来。你头上肿了好大一个包耶，还流血——”男孩慌慌忙忙地将少年扶坐回床上，而后赶紧回头寻找舅舅的身影。“小舅舅——”

伫立一旁的年轻医者似笑非笑地看着外甥。“唷，终于想起我啦。还不快去端药来，别只顾着喂你的好奇心。”

“知道了。”男孩总算甘愿离开，端药去。

“谢谢你救了我。你是个医者？”井上恭彦端详着年轻男人，有点讶异眼前这男人的身份；他看起来相当年轻，微往上挑的细长双眼带着那么一点浪荡的味道，气韵不太像是一名大夫。

“真巧，不是吗？”男人笑看着少年说：“你运气不错，被副桅压到，竟然没断手也没断脚，只有头部受到擦撞，流了一点血，胸背上有几处外伤，但是会完全复原的，所以不用太担心。”

“所以，我们真的脱离险境了？”他难以置信地问，想确认这显而易见的事实。毕竟，他现在还好端端的活着，而且船舱里十分平稳，一点儿也不像先前整艘船都快要翻覆那样的天摇地动，显然他们已经脱离了暴风圈的威胁。

“欢迎来到大唐，日本国的井上恭彦。”医者笑着伸出干净的双手。“现在，我要帮你换药。”

“药、药来了！”一声声急促的呼喊从甲板上传至船舱里。“烫啊，烫……”

男人赶在药碗翻覆前，迅速接过热腾腾的碗，搁在床边的矮几上。“别老这么莽撞啊，祝儿。”

“对不起嘛，我不知道会那么烫。”吕祝晶扯出一抹抱歉的笑容，看着床上的少年。

船舱外突然传来呼唤医者的声音，男人答应了声，双手利落地裹好少年头上的布条后，便道：“祝儿，这小兄弟就交给你了。让他把药喝完，可以减轻他的头痛，我去外头看看其他伤者。”

虽然这艘船上也有随船的船医，但历经暴风雨后，船上伤者不少，一时间是应付不来的。